

謀失第二十五亡

管子卷之九終

管子卷之十

戒第二十六

所以陳戒桓公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

之轉載斛石○績按孟子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此必轉朝附之悞也但以之為景公景子未知孰是
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

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

之不本者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

者謂之夕秋為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也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

之亡師成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

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

法也謂其法可寶也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廷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

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無方而富

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公亦無方而富

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為防此謂

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任之重

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殤

日間期願實寡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故曰遠期也

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

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聰明當物

之德也非理勿視聽是故聖人齊滋味而動靜所以養其生也

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禁止聲色之淫所以

成其德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靜然定生聖

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

外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利則

非仁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

老而不致政貪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謂

名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是故身

之事

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為重南面聽天下而無驕

色神器儻來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不動

而疾德必冥通故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不為而成無

不為而無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天不動

四時云下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時云下故

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

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常無為故曰

者必矣績按一本作萬情得是也然寡交多親謂之

知人以其知人故能寡交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

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言而其知道故能聞一多

言而不當不知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

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脩於其身孝弟者仁之祖也

仁從孝弟生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

孝弟言不外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

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也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

邪行桓公明日弋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管仲隰朋

朝公望二子施弓脫鈞鈞所以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

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

乎今孤之不得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為

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

手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饑而上重
斂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色親治而遠有德

德疎賢雖鴻鵠之有羽翼濟大水之有邑也其將若君何

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不聽雖謹言空設故曰其將若君何也仲言桓公雖如鴻鵠之有羽翼濟大水之有舟楫舟楫其如桓公之近色而遠德不飛不濟何桓公

然遂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

之以時則人不患勞矣人患饑則上薄斂而人不患饑

矣人患死而上不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

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

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采自御管仲為左隰朋

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矣必自里尉始故

今里官進二子將推別而用之也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

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以薦祖

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孤之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

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於是管

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友弊老弱犯刑者無

即刑之必三寬宥而後斷罪參宥即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悞三曰老耄而已矣補友反字之誤也音翻謂平反也弊即殺謂曲關幾而不征市正而不布錢也

為殺護也皆祥刑之意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後入梁澤

即其物而正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後入梁澤祭獸然後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草封積成

封可用煖盜者也其處既多鹽故歸三年教人四年選

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

名為附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慈與戎救布之天下山戎

以得其所也其物布天下戎救胡豆果三匡天下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晁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中婦諸子

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內官之號君

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

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言聞吾有行也對曰

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晁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

外舍而不晁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

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

今汝言乃能至如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

之柰何我欲諸侯之至而如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

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

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言中既少織婦經之事

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

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之事績按此言已不

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明日管

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

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故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

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桓公曰鮑

叔之為人如何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

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

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曾見一惡終

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

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

人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已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

有所不知收行家有不知所事必隰朋乎若皆知之則

不勝任而敗朋能有且朋之為人也居處不惡公門居

所不知故可以移收

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

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

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其事大而且易

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

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

也握猶滿也言幣帛滿于道路而無數也室妻也家

有五室言妻妾之衆也二者雖多隰朋之為人有所

不貪不近也即申明上文國有不知政家有不知事也

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

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

胥無之為也好善賓戚之為入也能事孫在之為入也善

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

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

也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誣不能為國

也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誣不能為國

能事而有不能以足息審戚善於農植貪於積孫在之

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足息其所陳言既見信用不能

太過不能與時屈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誣信然後

能以國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

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

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

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

齊臣而君必歸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

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

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

○績按臣管仲自謂也言江黃二國近利為利此始之

國也為已死後君必歸也言二國於楚使楚知服已而不伐

若不歸楚為齊私國楚必伐之盟不救固不可若救則

遠與師旅而致亂矣穀糧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

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

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城黃桓公不能

救故君子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嗷嗷曰暮
欲齧我猴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
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
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管子又言曰北郭
須去之也○按嗷魚佳切狗欲齧也管子又言曰北郭
有狗嗷嗷曰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

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
狗嗷嗷日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
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将欲
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弃而事齊則所
望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
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爛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
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
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
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群吏而立公子無
虧故公死七日不歛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

侯以伐齊戰于獻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
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十四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轅之險謂路形若轅而又

輟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

丘阜之所在首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首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載道

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瘠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境不

種執殖為壤田可播殖者必盡知之凡此者兵主所常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

盡歲之歲謂包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

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

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

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

者合謂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

宿猶先也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

任也事之成敗明主獨斷於心故論功勞行賞罰不敢

殺賢不敢殺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

軍所求若竇嬰李牧之為也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

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連什

伍使其什伍各相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太強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致於無患也短語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

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此皆有失彼

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罪故上殺不辜則

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

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

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構鄰群臣朋黨則宜有內

亂群臣朋黨則狗變為虎篡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

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真故誅暴

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

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

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必內

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必亂故凡用

之兵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三

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故一

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一戰之費累伐

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伐之功會交刃接兵而攻城為邑主人易

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

智窮力盡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散攻者必致是以聖人小征而

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正小

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利用故計言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者也

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

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得其

其心則叛亡致故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

與伐者同實伐謂無甲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

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

將徒人與伐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伐單也人短兵

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故凡兵

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

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

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器也

既成敢往之夫

又具則天下 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之器其器

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 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

三器謂一國之器其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眾

懼而自散也 備一器為弓矢劍戟之類 二器甲冑之屬

驚夫者知謀驚眾之夫游夫才辯游說之人也 三器三

夫既具攻必取戰必勝天下 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

無不破之城不散之眾也 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

勝故曰無戰心 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

所謂無聚眾者知眾必散故曰無聚眾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 謂欲用兵所當先 聖人賢士不為愛

尊爵 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 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 有道

能則以官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為愛金

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

也 由前行多脩 故死後多名 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

多善矣 由前政多脩 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 故小征千里徧知之 以諸侯

之眾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今既 築堵之

與眾而征已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 築堵之

墻十人之聚日五間之 或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墻

况戎事之大可 大征徧知天下 大征謂以天下之眾有

以不徧知哉 家故徧知 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 夫動眾當念主

其間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 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

耳目 溝壘防禦小 兵不呼敵不為聚不安行不強進呼

管子卷十

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之偽烽也妄行則群

卒因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軻軻軻名也所攻

既堅則軻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攻堅則瑕者

堅則所攻雖堅能令脆者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

卒攻則以士卒脆弱故也屠牛坦朝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則刃游間也

刃游理間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用兵者不順天道不

竭而不足績績按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荒且亂故十

可破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故軍

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規之也欲以軍爭而有有道

者不行於無君規彼無君亦恐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

以潛襲所以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

不知其將至去而不可止績按言至不可止敵人雖衆不

能止去既不可止待績按待即上圍意治者所道富

也而治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必知富之事然後

能富富者能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也必

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以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

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

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

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為人君者脩官上之道而不言其國

若在眾官之上但脩此官上之道而

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

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

外比謂校次之也若

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

則脩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

之與間

間謂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

猶揭表而令

之止也

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既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不信也故以况人心之疑也

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下化

者明君也

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

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

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

希

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

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

吏嗇夫任事

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

人嗇夫任教

人嗇夫亦

謂檢束百姓之官

教在百姓論在不撓

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法不撓法以行私

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

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致

誠故入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

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

有訾程事律

訾限也程准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

論法辟衡權升斛文

効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

謂法刑已下當據事以為正

不曲從其私也已矣

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

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

人嗇夫之教既成則

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

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

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

法不敢為非雖有豫怠不得為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

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畜乘其事謂乘吏

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夫之業也

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有過者罰之以

廢亡之辱僂死之刑而民不疾過自應罰故殺生不違

而民莫遺其親者或賞而殺之或罰而生之皆不違其

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人有常禮尊

也父卑臣子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無而一之人君之道

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

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

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

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要也謂上更君不失其威

下不曠其產而莫犯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是以

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

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

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而

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因

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者陰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為人

臣者仰生於上者也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

臣者仰生於上者也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

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

必設教也布政有均績按指則國家豐矣以勞授祿則民

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刑罰不頗則下無

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道也者

上之所以道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出以道制令傳於相

相傳令因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

者也胥視也視令而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臣

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言下力上君言

臣臣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

於君也其所授事君既盡其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後之既

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畫之民則役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符

力以行其事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此明公

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

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下之事

為入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

有司不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常上供

任也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績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

按此言臣奪君權供其專令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

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上之人明其道下

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上之人明其道下

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上之人明其道下

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上之人明其道下

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

股肱故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身善人役

也故身善材能可用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

君任人而不自任故知善而不身人君不公常惠於賞

善若身善則自庸小而不公矣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是國無法也治國無

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績按此言君身善之弊法制

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績按此言君

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

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眾也績按此言君不

乃臣下之職故曰大臣是以為人者君生萬物之原而

之任也視聽者眾也

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

治亂所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

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

事不可勝救也不勝則敗廣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

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之臣者也故

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

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

後用故曰官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

者耳目之制

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而已是以下及上事謂之

矯及猶預也矯偽也上預下之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上

事則偽有餘而實不足也

下事則威權勝君也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

反忤之行逆背也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順理而不失謂之

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

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

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

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更是不違私道也

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姦心得積無乎既久行私

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弑

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内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

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

委曲隨於女謂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

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情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

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

則何為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有寵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

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踰軌而

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謂橫

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位主正

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也衣服繢纁盡有法度繢纁古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

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

久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積犯俗離教者眾共姦之眾以離教

為姦而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

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於

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所謂同

衡也綽古准字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

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

偽之人無所伏矣眾皆從順而有獨逆者眾皆從正此

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

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

民有善本於父慶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

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政縣象也

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脩耕農之業以

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

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

績按此言庶人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常具以給之

具謂眾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無常之官所以官謀士

量實義美匡謀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

陳而請之也績按此上言相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

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立三

與臣為信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

中子集

階之上南面而受要

官之路寢前有三階要為百吏之用也。績按此以上言君明府之

法端謂大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者尤象魏所縣之法也稽考其合否瑞或疑端字誤是以上有

餘日上唯受要而官勝其任故能勝其職時令不淫而百

姓不給言其敬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而

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是故

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

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奸偽之心故不敢殺也不

殺君也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

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謂是道民

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重道法而輕其國也

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

以理國家故重道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

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大王天下小君

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是以前所欲者能得諸

民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所欲者能得諸民故

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治之金陶之於

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

將殺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綽嚴

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或有聲無實或有

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有私利何如

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尤停也罰得其過則人亦疾其威疾怨也

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績按威當作賞註非則

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澤

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

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

下莫得而稽之知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

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

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濟芻蕘之言賢聖不能易

也故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

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所同歸奏也是以令出而

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為一

體以百姓心為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

也一國同一意然則民便不為非矣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

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極環堵之墻窺而不見也

目視有所窮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

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信以繼信善以傳善視而不見耳目不擁非明而何也

君信而臣繼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

君善而臣傳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能益若任之以事夫

人以事者必擇其可不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君之舉臣亦猶是也